

台 湾 言 情 小 说 新 作

洛 风

A soft, painterly illustration of a woman's profile, facing left. She has dark hair pulled back, adorned with a cluster of green leaves and yellow flowers.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, textured wash of yellow and orange tones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classic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but with a more modern, romantic feel.

猎妻计中计



猎妻计中计

洛 风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1988.9 1.15元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妻计中计、台湾洛风著·敦煌文艺出版社,

2002.10

ISBN 7-80013-232-

I.洛… II.猎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猎妻计中计

洛风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6 字数:128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ISBN 7-80013-232- /I·245

定价:9.80元



洛

风

著

计中计妻猎

为了不只好友年纪轻轻说嫁人，
三次闯空门绵遇到同一名小偷，
不但夺走她的初吻，还把一颗心交给好，
岂料，无端冒出个大帅哥，摆明要追她，
自己竟然动了心，爱上两个，该怎么办……
擅闯空门也就算了，还把屋主当贼，
但他不在意，还决定要追她，
他直接杀到校门口找她，
原来她在黑暗中并未看清他的容颜，
这让他突然窜起捉弄她的念头，
决定以两种身分和她见面……

第一章

无声无息的潜到房子的阳台下，郝月头一抢，看到阳台上有一对正吻得难分难的情侣，男人的手掌探向女人衣襟的胸口，女人则发出放荡的呻吟声，一边半就半推的故作持的娇喝道：“不要嘛！”

在阳台下的她听得都快吐了，她不耻的撇撇嘴，好一对不懂得羞耻的狗男女！

算了，我才不管他们在表演什么限制级的动作，她的目标是他们保险柜里的东西，只要东西一到手，她马上就走，才不管他们如何的妨害世俗风化。就算在大马路上做爱也是他家的事，只要不被警察逮着丢脸就好。

绕到了另一边的阳台，轻轻松松的避开庭院里两支看门的大狼狗，钩子往阳台一甩，拉拉子确定它不会掉下来后，她攀爬绳子跃进阳台，打开落地窗，这是一间书房，里面摆着满满的书就可证明这一点。

以阴流舞给她的资料来看，她相当明白殷阳这个人探索他的隐私，所以在书房里绝不会装有监视器，这不知道是他设想到，还是认为不可能有人会偷他保险柜里的东西，真是太不小心了。

郝月嘴里一边喃喃自语着，一边打开藏在壁画后的保险柜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太好了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得到手。

月 月 月

然而才一打开保险柜的门，就看到里面竟空无一物，瞬间她脸色变得苍白。这怎么可能?! 她又惊又愣，阿舞给她的消息不会有错呀! 难不成……糟糕! 她上当了!

思及此，她转身来不及逃，忽然有一团身影窜到她身后，用手袭向她后颈，她闷哼一声的倒地上昏过去。

昏过去前的最后一个意识是——回去以后，她要把阿舞的皮给剥下来！

一名脸色阴沉，身上却带着冷酷味的男子，站在昏在地上的人儿前面，眼神阴霾得吓人。

“阴，你可以退下去了。”

书房门突然开启，来人背对着光线使人看不清他的脸孔，那名叫阴的男子好像是接受到此男子的命令，一瞬间，身影一晃隐藏在黑暗的深处离去。

陌生的男子慢慢的踱步走了过来，郝月自小就接受了专门的训练，她只不过是短短昏倒了几十秒就立刻清醒了过来，但她按兵不动，准备视情况而定。郝月仔细凝听他的脚步声，终于在她身旁停了下来，在寂寞宁静的夜里她能听刹他浅浅的呼吸声一起一伏，她能感觉到那男的眼光正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看。

她继续装作昏迷的样子，调整自己的呼吸，努力的压抑心脏加速而一时缺氧、呼吸急促的情况。

她知道她自己此时下处于劣势之中，她继续装作昏

睡，好乘机找个那人不注意时溜走，可是那男人眼光一瞬也不瞬的盯着自己看，教她找什么机会溜走？

你就不会看看别的地方，别老是看我行吗？郝月在心底暗骂道。

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直至十分钟过去了，他还是没有把眼光移转开，害她动弹不得。

罢了！她只有假借苏醒喽。

“嗯……”郝月故意发出呻吟声，好让那男人知道她要醒了。

她倏然睁开眼睛，一颗黑色的头颅就出现在她的正上方，朦胧的黑夜中她只能看到一颗黑色的头，她错摆了几分，但没有尖叫，只是说：“请你把你的头移开好吗？”

殷阳的嘴角勾勒了起来，移开了他那颗脑袋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又是谁？”郝月反问。

他的反应就是哈哈大笑，闯进他的房子竟然不知他

谁，他岂是那么好骗？“你敢说真的不认识我吗？”

“你是什么有名的人不知我是谁，我真怀疑你是个天才还是个白痴。”

月 月 月

“你的房子？”这下她知道他是谁了，“你是殷阳。”

“你还说不认得我是谁，说！是谁派你来的？”殷阳的脸孔变得凶狠了起来。

“喂！我只知道这幢房子的主人叫做殷阳，我怎么知道我眼前的你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殷阳？说不定你是个冒牌货。”

四周黑漆漆的她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？再说阿舞给她的资料中并没有附上殷阳的大头照，即使打开灯见过面，她怎么知道他就是殷阳？说不定他只是在唬唬她，但若他真的是殷阳的话，她就等着凉拌炒鸡蛋自己看着

办吧。

“你……”殷阳感到哭笑不得。

“你有何证明你就是真正的殷阳，说不定你和我一样是个闯空门的宵小。”

一个商业界的强人竟然被说成是宵小，恐怕世上只有他了。殷阳挑眉。

“这样好了，今天我找不到我要的东西，那我改天再来光顾好了，如果你要搬光所有的东西就尽量搬吧，我不会阻止你的。”反正东西又不是她的。

这什么话嘛，还改天来光顾，她当她这是旅馆可以自由进出呀？

“你……”

殷阳还来不及唤住她，郝月就往阳台走去，循着来这的路线离去，临走前她还说：“再见，哦，不对！不如不见。”

她循着绳子滑向一楼，殷阳靠着阳台望着她跑远的背影道：“有的，我们会有时间再相会的！”

这么有趣的女子，已经挑起她的兴趣了。想着想着，他不由得弯起漂亮的嘴角。

“阴流舞！”

一声怒吼声穿过云霄直达天际，阴流舞掩着耳朵以防耳膜被震破，只见郝月怒气冲天的冲到她面前。

“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好的解释。”郝月搁下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。

阴流舞无辜的眨眨眼说：“我怎么啦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？我告诉你，你问题可大了！”郝月在她耳边竭尽嘶吼，阴流舞被吼得眼冒金星、晕头转向。

“有话好说嘛！”

“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你给我的资料根本就是错误的，说什么阴家的传家之宝蓝宝石在阳明山那幢房子的书房保险柜里，结果呢？宝石是没有找到，人差一点就回不来了。”

阴流舞好奇的问：“那你有没有被逮得正着？”

“你以为我被逮到了，人现在会在这边吗？你也太

好笑了吧。”郝月轻蔑的冷哼一声。

“阿月，你别气嘛，”阴流舞忙于讨好她，像支哈巴狗的在她身边转来转去。“我也不知道那几个老头说话不算话嘛，下次我再去见他们时，会帮你讨回一个公道的。”

“哼！要不是为了你我何苦来哉？”

“是是是，我知道你最好了。”阴流舞连忙陪笑。

月 月 月

看着阴流舞的笑脸，郝月冷冷哼一声，不禁想起阴家老头以及她家老头与殷家老头全是一丘之貉的老狐狸，设计阿舞在一个月之内抢到殷家的传家之宝蓝宝石，否则就得和殷家的独生子殷阳结婚。想想，还没尝过初恋味道的阿舞当然不肯，就算殷家的独子是人中龙也好，或是有名的黄金单身汉也罢，阿舞才不可能年纪

轻轻就嫁人了。

而自己就这么倒楣，因为这件阴谋她家老头子也有参与，所以阿舞便硬逼她得负起这一个责任。

老天爷！天上怎么不赐给她一个在家里安安分分等死的老爷爷，而是到处惹麻烦，却还要帮他收拾善后的爷爷呢？

当然，那个老头的条件也不会太苛，事先殷家老头会把蓝宝石放进书房的保险柜里，只要她们偷得到就算她们赢了，自己认为这是再轻松也不过的任务了，没想到殷家老头却没有把宝石放进保险柜里，真是气死她也，害她自跑一趟。

“阿舞，你干脆认命一点嫁给殷阳好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阴流舞哇哇大叫，“那你不会代我嫁给殷阳呀？”

“喂！拜托，你们设计的是你又不是我，我何必堂这一滩浑水？”

“我不管你，要怨就怨你爷爷吧，谁教他吃得太饱

没事做，跟着那两个老头一起设计我。”

听了阴流舞这番坚决的，郝月感到挫败极了，她迟早有一天会被爷爷给害死！

“殷老头，你说话不算话！”

阴流舞从门外冲了进来，还没到客厅就已大声嚷嚷了。

毅礼掏掏耳根了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“怎么啦？我怎么说话不算话啦？”

阴流舞生气的指责他，不管现场还有她爷爷以及另外一名年纪上了六十的旁观者。

“你不是说要把你家的传家之宝蓝宝石放进书房的保险柜里吗？阿月去找怎么会没有？”

“哦……”他哦了好久，才恍然大悟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动作这么快？还没等我放进去，你们就采取行动了。”

月

月

月

“你……”阴流舞气得快跺腿，“那问请你打算什么时候放进去？”她咬牙切齿的吐出这几个字。

“你别急嘛。”他悠哉悠哉的曝了口老人茶，“你是知道我的，上了年纪愈老愈不中用，这个记忆也愈来愈差了，不过够放心我会放进去的。”殷礼打马虎眼，也没吐出什么时候把蓝宝石放进保险柜里。

“殷老头你……”阴流舞差点控制不了自己想上前摇一摇他的脑袋，好让他的记忆清楚点。

“阿舞，不可没大没小！”阴虎喝道，接着他对殷礼抱歉的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这孙女脾气太暴躁“爷爷！”阴流舞不依的叫着，瞧爷爷理都不理她，她懊恼的独自生着闷气。

“没关系，小孩要活泼才好。”殷礼不以为意的笑。

阴流舞听了快吐血。小孩子？她都几岁啦还被认为
是小孩子，这岂不是笑掉人家大牙？

“阿舞，还不向你殷爷爷道歉。”

闻言，阴流舞心有不甘不情不愿的肉殷礼鞠个躬，
“殷爷爷，对不起。”

“没关系，阿舞明！殷爷爷一定会马上把蓝宝石放
进保险柜里的，你放心。”

“谢谢殷爷爷。”听了这句的阴流舞，高兴的抱着殷
礼又叫又跳，殷礼被抱得头昏了。

等到阴流舞走后，殷礼才重重叹了一口气，他问着
阴虎，“我真搞不懂，你孙女怎么对我孙子避如蛇蝎呢？
我孙子相貌堂堂，打着灯笼上哪去找比我孙子更好的男
人？”

“现在时代变迁，都讲求自由恋爱，哪来的媒的之
言、父母之命。”郝强也叹了一口气。

“要不是耍这鬼计让我这孙子掉进爱情陷阱里，恐
怕我这个孙子真的要选一辈子单身了。阿虎、阿强，

我们以手就是亲家了。”

三个老人围在一起，嘿嘿老半天，他们各自的孙子都给他们设计去了。

“郝月，明天我们去看电话吧。”

“不不不，跟我一起去享受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吧。”

“跟我去海边。”

“我们一起去踏青。”

明天是星期日，在学校坏的学生们莫不趁着礼拜天的日子好好放纵一下，而围在郝月身边的四位男子也想尽各种花招力邀郝月一起出去，以期能享受一下假日带一个大美人出游的美好感受。

可是郝月没那个雅兴，烦都快被他们给烦死了，在学校里给他们缠还不够，假还要缠，她怎么受得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有节目了，你们去找别人吧。”她不在乎的挥挥手；像似要赶走他们。

“啊……”四人皆重重的觉得扼腕。